

文摘二則

之一 臨界心情

——夏珍

摘自中國時報

●翹課

躺在床上，欣賞久未見面，偷偷從窗間透進來的陽光，這天氣真——斯文，像很帥又很老實的男孩。時鐘滴滴答答地提醒我：該上課去了。很平靜地聽時間的流逝，一秒秒都算得出來，這就叫「浪費生命」嗎？

直到聽見上課鐘響，狠狠的下定決心，嘗嘗為翹課而翹課的滋味，這滋味竟是全然的放鬆。

興高采烈地洗了一大桶衣物，晒上一牆被單、被套，蹲在路邊逗那隻帥帥的白狐狸狗，不過牠却驕傲的不大甩我。想想就為做這些個事而翹課，有種惡作劇的快感，只是弄不清我捉弄的對象，是教授？是自己？還是這一天和煦。

●成年

寒暄過後，同學四年的朋友，仍澀澀地留了些陌生在眉眼間。偶爾聊聊體己話，不外是誰跟誰的男朋友分手了，誰與誰的男朋友決定一起出國，在女孩的言語中，「他」似乎永遠是主詞。

然後，吃過同學的訂婚喜糖，結婚喜宴，才恍惚感覺長大了，大到可以過成人的生活，像父母親一樣，穿得整齊「喝喜酒」、「送紅包」，說一些「賢伉儷」、「恭

禧恭禧」之類的語彙。當然，也取得了在梳粧鏡前塗塗抹抹折騰好半天的資格，在唇色愈塗愈紅的同時，孩子對自己的稱呼，也由「大姐姐」到了「阿姨」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變成「媽媽」。像演電影般，忽忽過了却毫不真切。

●學士照

整理同學的學士照，一張張審視，人家說，不知得修多少年佛緣，才能成為同窗，這些面孔，都是我前世修了好多年才修來的。在熟悉的面孔之後，有多少陌生的心，是我不曾觸及的？四年的情誼，就在我手中，被剪輯成六頁只有歡笑的回憶，真輕易。

蓓蒂告訴我，我的學士照擺在相館櫥窗中，以前，總愛站在相館櫥窗前指指點點，這個學長我認識，那個學姐我熟悉。物換星移，櫥窗外的我望著櫥窗裡的我，為什麼不敢說：「我了解你！」甚至不知道櫥窗內那個自信、微笑的人是我。

四年，就是一張學士照而已？

文摘二則

之二 天上一日

——林濟玄

摘自中國時報

金急雨

金急雨是一種花的名字，花謝時像亂雨紛飛，他常站在她家巷口前的金急雨花下，看著落了一地的金黃色花瓣。有時風起，乾落的花瓣就四散飛去，但不改金黃的顏色，彷彿滿天飛起的黃蛺蝶。

有四年的時間，他幾乎天天在花下等她，然後一起走過長長的紅磚道路。

他們分開的那一夜是在金急雨花的樹下，他看她的背影沈默的消失在黑夜的巷子，心中一片茫然，如同電影放映時的斷片，往事一幕幕的從黑巷裡放映出來，他一滴淚也沒有落，竟感覺那夜的天星比平常更明亮。

他捧起一把落地的金急雨，讓它們從手指間靜靜的滑落，那時他真切的體會到，如果金急雨不落下，明年就沒有新的芽，也不會開出新的花。萎落的花並非死亡，而是一種成長，一種等待，等待下一個季節。

相識的時候是花結成蕾，相愛的時候是繁花盛開，離別之際是花朵落在微風抖顫的黑夜。

為了體會到這種驚奇的成長，他竟落下淚來。

天上一日

讀傳奇小說的時候，他常常看到一種描寫。

一個平凡的人因為某種機緣到了天上或到了龍宮，耽遊幾天回到人間時，突然發現四周的親人，有的老去，有的死亡，只有他還保有年輕時的容顏。因為「天上一日，世上十年」——快樂的時光總是格外短暫。

反之，如果一個人遊了地獄，回到人間時，他就突然老去了，因為「人間一日，地獄十年」——苦難的地方時間就特別長久。

他把書閣起來，坐在桌前做一次長長的沈思，一對戀愛中的情人，他們常覺得時間不夠，一旦情盡緣了，就覺得時光難熬，因為前者是天上，後者是地獄，戀愛中的男女很少是活在人間的。

那時他正在經歷一次新的戀愛，他想就把握這天上的一日吧！人間沒有真正的誓言。